

枕边书

安康 书评

以阅读的名义

——读李焕龙《阅读者》有感

孙辉

提供了阅读的场所以及肩负着阅读推广的责任。在《约读、阅读与悦读》一文中，作者写道：“约读”，是安康市图书馆创建读书会的目的与追求；“阅读”，是读书会运行的基本方法与模式；“悦读”，是由团队约读到全民阅读的效益诉求。《阅读者》的正式出版，一个个热爱阅读的故事，是作者送给第九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的礼物吧。

作为公共文化工作者，我经常思考，到底如何才能更好地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城乡一体化发展？而这个问题，我似乎在《阅读使者》一文中找到了答案。作者介绍了一个小山村退休教师的故事，凭着对家乡的热爱，这位退休教师在家

乡办起了“传文书屋”，并通过广泛开展阅读活动“为民送智”，影响和带动乡亲们走上了乡村振兴的道路。物质条件越是艰苦，对知识的渴望就越强烈。一本好书，一个关于读书改变命运的故事，不仅能够帮助乡村的日子变得更美好，更能让身处偏远山区的孩子们树立起远大的目标，他们通过阅读学到知识、找到乐趣、开阔视野，就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在农村传文明、种文化，的确不易；但是，扑下身子做起来，却是其乐无穷，力量无限！”我想，有了这份热爱、执着和担当，就一定能够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作者系省文化厅公共服务处副处长)

次第春风到草庐

胡忠伟

期。当时自叹命苦，现在想来，这也是最好的安排，若不是断了办刊经费，能那样由着你的意志，将刊物办成那个样子吗？”

韩石山说，“一不小心就装成了一辈子。”他的人生充满了坎坷，上大学遭遇“文革”，五年制的大学却实实在在在只念了一学期的书，毕业后本来可以回到家乡，但却被分配到吕梁山里的一个学校里，乡间教书十多年。正是不甘被命运所捉弄，才决心用手中的笔改变自己的命运，歪打正着，进了北京的“文学讲习所”第五期的学习班，至此，峰回路转，韩石山得到了山西老作家马烽、西戎的赏识，被推荐到山西作协成了专业作家。但好景不长，八十年代初期，文艺界开展“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他的小说遭遇批判，他转而做起了学问，先后写出了《李健吾传》《徐志摩传》《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等著作。

韩石山说，“人生世事来回想。想上几个来回，我倒是觉得，一个装模作样的人，就该着这样的命运。生活事业都顺遂之人，没必要装模作样。装模作样与人生坎坷之间，究竟孰因孰果，实在是一笔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我想，韩石山是幸运的，他用勤奋和读书弥补了境遇上的不顺遂，用智慧和淡定从容应对人生

作家 书评

春雨柔情里的乡土印记

蒲小茶

如初。”对家乡的热爱以及对父亲的深情就化成那甜甜依旧的甘罗。《烧青核桃核》《夏日里的烧包谷》《紫色阳荷菱》《香脆的油渣子馍》……都有童年童心的如水记忆。

读到这些饱含浓郁深情的句子和文章，这一草一木，一花一叶架起作者通往文学的桥梁，作者写作的意义并不是为了征服和超越一座大山，也不是要去化解大海中迎面而来的大浪。作者只是一次次将自己安放在家乡的山山水水，花草树木中让自己的生命意识解救出来。

生命的本质在于童年的抒情，长大的过程就是怎样懂得自己和自己和解。我们终于懂得：童年就像一枚种子，它储藏着我们一生的秘密。

读书 时光

照进阳光的阅读生活

陈欣然

认同不过了。每个周末哼着歌去图书馆看书的，我像是踏着轻风，抱着几本从图书馆寻来的“宝藏”满载而归。从金庸到三毛，从双雪涛、班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海子到王小波，不知不觉，我也从小学生成长为高中生。

为了拥有更好的学习条件，我离开家去市里上高中。忙碌的高中生活压得我喘不过气，每个周末我需要在大巴车上花费四个小时往返于家和学校。漫漫路途中，我选择用书籍填满这些时间的空隙。阳光穿过有色车窗在书页上投下绿色的影子，窗外的风呼呼作响，无论是看书还是回家，都让我感到无比幸福满足。高二以后，回家的次数逐渐减少，于是每周三下午吃饭的时间被我用来读书，那一年我看完了两本毛姆的书，竟然一共有80多万字。每次当自习的铃声把我从毛姆笔下那理想主义的故事中拉回现实时，我如大

《抒情时代》是我省青年作家范墩子的首部长篇小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以杨梅、杨大鹏兄妹两人的生活轨迹为主线，时间前后跨越二十余年，以逼真精彩的想象和魔幻色彩的叙述风格，着重书写青年一代的命运起伏、感情纠葛和心灵世界，通过视角的反复切换，讲述了小人物在大时代洪流中试图从内心漩涡和生活泥沼中挣脱出来的成长故事，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青年成长和一群人所共历的青春时代，被认为是一部描写当代普通青年的命运交响曲。从小说集《我从未见过麻雀》到长篇小说《抒情时代》，范墩子始终秉持一贯的叛逆精神，保持着强烈的自我革新和自我突破意识，在陕西文学已有的现实主义基础上，另辟蹊径，广泛地吸收现代主义写法，构成了他个人特有的叙述风格。

范墩子，1992年生于陕西永寿。入选陕西省文化厅“陕西文学艺术创作人才百人计划”，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文学院第四届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32届高研班学员，在《人民文学》《江南》《野草》《青年作家》等发表大量作品，已出版长篇小说《抒情时代》，短篇小说集《虎面》《我从未见过麻雀》等多部。曾获首届陕西青年文学奖、第十六届《滇池》文学奖、第二届长安散文奖等。

(梁真鹏)

作家 感悟

说起来，我“认识”韩石山已经很久了，大概2000年前后，我在一所偏僻的乡村学校教书，放学之后，我总喜欢读一些杂七杂八的闲书，韩石山就是这时候走进了我的视野里。当时，《山西文学》的广告词是，“期期都有好文章，期期都有韩石山。”而主编就是韩石山。冲着这句广告词，我订购了当年的《山西文学》杂志。果然名不虚传，在每一期杂志上，韩石山的文章都会以头条方式重磅推出。内里一些精彩的栏目，如“主编信箱”“文坛剑戟录”等都惹人喜爱。韩石山还以杂志为依托，举办“韩石山文学讲习学校”，开展函授辅导，出版作品专辑，推出文学新人。

从那时起，我对韩石山先生的敬意油然而生。读了他的自传体散文集《装模作样：浪迹文坛三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初版，“中国作家自述”丛书之一)，我才知道韩石山当年办《山西文学》、当主编有多么艰难，又有多么的牛皮。他当主编，是时任山西作协党组书记刘巩先生的意思，那一年，韩石山53岁。他当主编的第二年，经费就被砍掉了，7年之后，韩石山下台的第二年，山西又恢复了办刊经费。韩石山在书中自述道：“可以说，我主持刊物的几年间，是刊物最困难的一个时

脚上沾满泥土，才能饱含深情。《故里有灯》是白河县青年作家姚永涛近期出版的一本散文集，读了《故里有灯》里的文章，你就会发现，作者是赤着脚走在家乡的泥土路上的，也正是如此，才有这些散淡而又隽永的文字。

蒙蒙的春雨中，似乎还隐藏着阵阵清幽的花香，带着淡淡的青草味散在空气中，融合在雨丝里，浸润着世间春光。”这是作家姚永涛《一场春雨化柔情》里的句子。

“还是有徐徐清风，轻轻拂去了仲夏的浮躁，留下这一片独有的宁静。而我呀，像是卧在天灵的小港上，喝了一杯绵长的酒，微醉在这天宝的夜晚，恍惚中，留下了这一纸碎梦。”——《天宝的仲夏夜》

散淡，但绝对真诚，只有一个人在春雨中走过的人才能体会到如此的况味。童年往事往往潜藏着写作冲动意识，作为最初的记忆，童年往事被反复淘洗和加强，不管自觉与否，童年回忆总是构成我们思维的重要方式或者雕刻着不灭的印记。明代文学家李贽先生把这种回归的情怀称为“童心”，一种需要被恢复和维护的创作情感。而抒情正是我们理解童年的最好方式。

《芭蕉甘罗汁》中：“那甘罗里面像是藏着记忆的影子，在微风的摇曳中甜甜依旧，清澈

每每到作家儿时与书籍邂逅的故事，我都会感到无比熟悉。在无所事事的童年里，读书于年幼的我而言并不能算是爱好，那能说是被禁止看电视之后的无聊消遣，那时的我绝不会料想到书籍对我的意义竟然那么重要……

透过时间的面纱回首从前，总会浮现小女孩一个人坐在窗边捧书阅读的场景：残阳斜斜地依偎着河对面的群山，渐渐融化在黑色的林海中，最后一点阳光撒在她的身上，好像给她的周身镀了金边，周遭的事物仿佛都暗淡下来，只有她认真坐在那里，一会儿眉头紧皱，一会儿咧嘴大笑，好像自己也是书中的人物，与他们同悲同喜。

从翻开第一本书开始，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门，像口渴的孩子尝到文字中独有的甘甜，更加渴望在书籍更深处的世界里探索。当家中书架上一本又一本的书被我看完，眼前的儿童故事书已经无法满足儿时旺盛的好奇心。我走进了图书馆，一个人站在书架前，面前是个庞大的世界，整齐排列的书籍叫我看了两眼，静悄悄的图书馆里我好像听见了自己的心跳，那是我喜悦的节拍。我在图书馆郑重借回了第一本书——《穆斯林的葬礼》。这本50多万字的小说被我抱在怀中，沉甸甸的，压得我脚步却无比轻盈。后来，当我看到博尔赫斯在《关于天赐的书》里写到“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实在是再

最近，省作协会员、省诗词学会会员、安康职业技术学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徐履满的第三部诗词集《梧叶儿》，由哈尔滨出版社出版。该诗词集将138首原创词作，分别将其串联组合，构成了《香姐儿》《挑山》《野渡》《母亲》现实生活中四个动人的故事。

《香姐儿》由38首词组成，讲述了安康巴山深处一户农家女子，从“呱呱”落地，到舍身救人短暂的一生。其中有三首小令最为生动、动情。《挑山》由44首词组成，讲述了华山脚下的一位农家子弟因家境贫寒而放弃读大学的机会，辍学后成为一名华山挑夫，邂逅华山小道姑的爱情故事。《野渡》由36首词组成，讲述了一名城市青年积极投身巴山深处“襄渝”铁路建设的洪流中，在汉江渡船上邂逅摆渡女产生的爱情故事。其中，有两首小令最为传神。《母亲》由20首词组成，讲述了自己记忆中有关母亲养育女儿的点滴故事，以此弥补她在母亲生病时未能能在床前伺候，临终时也未能见上最后一面的遗憾。

徐履满将一首首优美、婉约、空灵的词作小令串联起来，讲述现实生活中的人生过往。每一首小令犹如一颗颗璀璨的珍珠，而动人的故事情节则是串子，把颗颗珍珠串联在一起，成为四串美丽的珍珠项链。书中四个篇章，既如四篇唯美的短篇小说，又如四台精彩的折子戏，让人读后回味无穷。

《梧叶儿》中所用词牌约有100多个，这些词作全部采用国家教委颁布的《中华新韵》，符合钦定词谱格律要求，足见她把据词谱和创作古诗词的功力。诗人尝试用宋词的形式将这些作品组合在一起，讲述当今现实生活中的故事，应该是文学体裁上的一次大胆创新，在诗词界首先开河，必将为中华诗词的继承和发扬产生积极的作用。

(陈曦)

《乡村八记》是旬阳市作家杨孝琴的个人专著，由陕西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散文集由乡土记、乡俗记、乡情记、乡游记、乡建记、乡味记、乡人记、乡事记等八记组成，共96篇作品，洋洋28万字，是一部触摸乡村灵魂的文字。

《乡村八记》对于生活中的一人一景一物、一书一文，都有所领悟，体现出浓厚的乡情情结。乡情就是一种家乡味道，一种故土情结，一种文化记忆，一种精神依托，是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对美好家园的向往。作者通过认真观察，亲身体验，用心发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一件事的深刻意义，从中探索出自然景物中蕴涵的人生道理。用不寻常的视角去观察平凡的事物和景物，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探寻人性的奥秘，带给我们一种美、一种震撼。

作者从小在乡村长大，深知乡村农民所经历的苦痛，每一粒饱满的粮食仿佛是一颗颗珍珠，世代代，仿佛触摸着乡村的灵魂，乡村的真实同样美丽，乡村是童话的乐园，那金黄色的麦浪哺育下绽放着明媚的笑容。作者饱含着对乡村、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她用清新朴实的笔触把读者带进了民风淳朴、安然静美的乡村，看夕阳西下，炊烟袅袅，如丝如缕，如诗如画；探访深宅老院，瓦顶木屋，古树古井，劳动人民；感受麦浪滚滚，稻谷飘香，牛欢马叫，莺歌燕舞的田园生活。

正如作者所述：“故乡是博爱的，把每一个儿女哺育，放飞四海闯荡，无论成功的、失败的、伟大的、平凡的，顺风顺水得意得意的，还是多舛坎坷失意苦闷的，她都深爱他们，接纳他们，善待他们，给他们力量起飞，接纳他们回归，双臂拥抱他们入息。”

(程根子)

《乡村八记》

《梧叶儿》

《香姐儿》

《挑山》

《野渡》

《母亲》

